

淨

德

集

淨

淨德集卷十六

宋

呂

陶

撰

論

西漢論

善治天下者必觀諸時而不擇事之難易蓋天下之事有遠近大小之別而無難易之定體惟其時不可爲則謂之難時可爲之則謂之易昔者聰明睿聖之君賢智才能之臣未嘗不欲舉其遠者大者而行於天下惟值乎時有不可而遂不爲之當時深有不足之心後世亦

爲之惜然則時者治之端人君之所誦仰也夫時有不  
可而不爲則固足惜矣時無有不可而亦不爲則仁人  
君子謂之何如嗟乎天下之事多失于此而莫能臻夫  
極致王道所以不及於古而生民有不幸也秦之將亡  
禍流四海嗷嗷之民求息肩措足之地而舉無所容漢  
高帝仗義以起誅伐無道援而出之于塗炭首除苛法  
約以三章數赦罪屢賜爵軍事勞苦者復其田租郡國  
多賦者減其歲獻鄉縣爲置三老以帥衆爲善飢者甘  
糟糠寒者利短褐故得望之如雲覓親之如父母以布

衣一劔之任五載而成帝業然當此之時去周末久三  
代之宏規遠略遺文舊制與其民之耳目相接疑其猶  
有存于天下者以新造之天下而乘民心之初得苟能  
講求一二少倣而用之則愚者不以爲驚智者不以爲  
迂濶然而不能者何也十二年間寇難未盡平法度未  
盡立而未暇及之也故高帝之政不過前之數事而已  
至于文景以恭儉養民孝武以雄才大畧致治皆處大  
有爲之勢而亦不能者何也非時之有不可也彼見高  
帝得天下如此之易其所行者乃前之數事而民之悅

服亦已如此之易則其心以爲治天下之道不過如此而無難惟不爲秦之所爲而行高帝之所行則亦足矣蓋不察高帝之時有不可也於是舍其遠者入者而取其近者小者以行之是故不立公田什一之法而除租釋賦以勸農不敦引年養老之教而歲賜牛酒以示惠不遵賢能賓興之制而務察孝廉不施鰥寡有養之道而惟行賑貸不崇鄉黨庠序之訓而增置生員以廣學者不書德行道藝之美而復其孝悌以風斯民是皆近而易行不足以經遠名爲治理而曾無其實使三代之

道邈然不可復見政教益苟簡風俗益偷敝可不惜哉是故仲舒譏其不能更化賈誼痛經制之不立王吉以爲未有萬世之長策者此也昔唐太宗與房杜議興禮樂而曰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違遑也嘗三讀而歎之苟易地以處則西漢之風豈有愧于三代乎

東漢論

天下國家之權不幸而爲小人所乘則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于是忠臣義士痛心切齒合謀共力犯大

難而攻之攻之而勝則天下賴之以安攻之不勝則繼以死而無憾然其勢常不勝以及於死天下從而悲之竊嘗攷求成敗之迹爲之深思遠慮而見其亦有可禦之策不必犯難以攻而使之不可勝蓋先幾之謂也夫小人而能竊天下之權則安有無故得之者哉其始也蓋天下有不幸之事君子不爲之辨而小人辨之幸而有成以爲其功以固結世主之意于是氣燄熾烈而黨與盛大後之人君生於深宮溺於近習熟聞其說而謂斯人之足以辦吾事也則又從而親信之故天下之權

爲其所乘至於喪亂而不可解世之君子既有扶衰持危之心蓋先天下之憂而爲之謀使辦事在我而收功不在於彼深防其源痛遏其流則奔衝決溢之患不及于後世豈有因之而遂喪天下者哉惜乎始也不能一出力以辦其事由是功不在我而在彼旣以啟其強梗之漸以遺後世及夫權移勢立而乃與之力決勝敗于死生之際多見其重不幸也此譬如以百金之劍授於盜賊逮其行劫有人焉一旦竊不平其暴戾敢持挺而搏之反至于死死之者固無愧矣授之劍者安可逃其

責耶東漢宦官之盛自鄭衆始衆之盛以和帝幼弱而有誅竇憲之功其後國統遽絕母后臨政孫程定立順之議曹騰參建桓之策朝廷綱柄盡付其黨陳蕃何進竇武之徒懷憤奮發欲清妖祲而不免殄戮之禍劉氏龜鼎由此淪失使誅憲立順建桓之事當時將相能收其功而不出于三兇之手則姦佞之勢豈遂滋長而至是耶忠臣義士亦未遽然爲之死也唐之宦官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其徒日益肆橫而不可禁然二人者其始亦有竇應定策之功故其終乃有甘露之事此

前世安危成敗之明驗炳然可見者矣嗚呼功者忠義之實也君子之所宜有非小人之所可居也小人而居功微則利己而害物巨則至於亂天下豈獨宦官而然乎有天下之大節者然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也幾微付畀之際敢不慎哉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處師之極爲衆所歸以大君之命而有開國承家之事豈小人而可用乎此聖人所以深明夫治亂之大計也

魏論

善計天下之安危者必審其利害之兩端而不泥于懲戒之偏說思其所以爲利則防其所以有害蓋有其道可施于安可施于危使天下之變不能乘間而發是之謂知本天下安則內足以制外天下危則外可以禦內此利害之所宜審也彼徇懲戒之偏說者見其利而不知其害可施于安而不可施于危也蓋天下之變所起有二一曰諸侯之強盛二曰大臣之持權強盛則爲外憂天下所以漸亂持權則爲內患天下所以速亡此二變者有內外遲速之異世主豈可不察哉然則所謂更

相制禦之道者何也曰修法度慎政教足以杜強盛之漸固蕃衛完形勢足以破持權之姦周之始封八百餘國有賦足用有兵足戰朝覲貢獻莫敢先後而至當此之時未聞有不庭之國者何也有所服于內也及其衰世大邦千里齊晉起而爲盟主天子之尊僅存位號當此之時未聞有擅命之臣者何也有所忌于外也是故內有治政則無慮諸侯之強外有諸侯則無慮大臣之橫所謂相制之道也昔之圖治者不究于此以爲廢諸侯則無外憂天下可不僭亂是安閑無事之策也是不

知諸侯之強始于王室之不綱也徒知外憂可弭之爲利而不知內患無以禦之爲害也欲去天下之僭亂而反取天下之速亡也其說豈不偏哉秦懲周之所以亡不授子弟以尺寸之土獨收其權以控制四海纔歷二世乃死于趙高之手漢鑒七國之所以亂推恩分國以銷維城之勢輕根易拔危基易動方百年間乃爲王莽之所乘世祖中興失于遠覽封建之制日益陋郡縣尸其政于外臺閣總其務于內宗室侯王惟衣食租賦而已睽孤之釁遂爲曹氏之所窺此三者皆外無所救變

生于內而不能禦焉曹魏之亡何以異此旣以詐力而得又欲以詐力而守無親疏無小大未嘗以誠信待之故于同姓之臣尤爲猜貳雖有疏封之名曾無任爵之實官屬則付以下才兵衛則給其殘老惠澤不流科禁峻迫貶侯削地無歲無之至有昆弟不得同路而出者權輕勢弱僅同匹夫是故賊臣一施其謀而魏之神器失矣夫以任城之剛武敢爲陳思之機慮敏博而使之握重兵據勝地洎諸宗子分列建置以忠義同憂之心爲膠固不拔之勢處可以遏姦萌出可以靖大難則司



馬氏安能遽遷其祚業哉昔者朱虛之謀倡于內齊國  
琅邪之兵待于外乃能平諸呂之亂由是而言則利害  
之端可見矣惜乎魏之不監于此也

晉論

晉之亂亡議者談之多矣或曰外裔盛彊侵暴王室劉  
聰石勒之徒據有中原兵寇乘風而起徧滿天下惠懷  
昏庸力所不制乃有奔播之禍或曰當時公卿大臣宗  
尚虛曠徇名而忘實好清言而不可適用姦維之士窺  
其所不能而攻之乃底于敗壞此二說者皆指其已然

之後而不究其將成之前也今夫富家巨室多蓄貨財  
父祖處之有素子孫亦能守其所積苟不至于慢藏則  
平居終日安見劫奪之患哉惟失其所主而輕其所蓄  
舉希世之寶以寄諸賊獲舍千金之貲以委諸通衢則  
盜賊肆志而奄有之矣勢至于此而不窮致寇之因而  
乃責家人之不能禦寇抑亦惑歟然則劉石足以亂晉  
而晉之禍不始于劉石之盛彊公卿雖不足以捍患而  
晉之亡不繫於公卿之崇尙蓋天下喪亂之端何嘗不  
自內起人君失道則姦民叛羌有竊伺之意權臣擅命

則壯夫烈士懷不平之心此前定之理也宣景之取天下豈有分毫仁義以服人之心乎索其始終則皆天下之所不容誅也然而得之者幸也天下有以幸而得無以幸而守何則其得以天而其守以人也武帝之于天下豈非亦欲以幸而守乎彼賈充者魏之賊臣耳而任託大事與之婚姻知惠帝之不肖而不能處以大義提四方新定之勢而付授非人則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苟安而已固不暇深思遠慮求為千萬世之策也既而楊后得徇其愛又以楊駿為之輔翼此數事者足以啓竊

伺之意而激不平之心矣亂亡之根固已盤于朝廷也是故自太康之初吳人獻地天下始一至于永平方十餘年三楊被誅賈后專政宗室諸王自相殄戮中外觀釁反者屢起永寧而後天子日有遷廢之慮統緒之大不絕如綫是以元海父子始建僭號之議石勒之眾繼為寇孽自是而下中國之勢四分五裂而天下之禍遂至于不可解嗚呼有武帝之不斷然後有惠帝之闇弱然後有賈后楊駿之暴戾有賈后楊駿之暴戾然後有宗室諸王之變故有宗室諸王之變故然後有劉石侵

暴之禍皆武帝有以導之也彼武帝始爲之謀則亦不謂其禍之至于此惟其欲幸天下之苟安而遂及之矣周之王業自后稷以來積功累德歷數十世大命旣集猶不敢遽然當之及武王成王之際則以周召爲之左右聖人之欲天下之安也豈敢有求于幸哉經曰慎厥終惟其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晉之謂矣嗟夫自古喪亂之端未嘗不起于內得失安危之相倚伏可少怠而不思乎

隋論

案此篇原闕今據論畧所叙存其目于此

唐論

隋唐之際天厭亂久矣高祖始受命經營創造天下略平太宗宏謀遠算以底大定高宗昏庸權移武周中宗繼之韋氏奪柄唐之基緒絕而後續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禍而不生于天下之變豈待擬議而後明乎然自天寶至天祐始終幾二百年變故數起而遂及于亡者何也迹其衰喪之端蓋有四焉一曰方鎮二曰四裔三曰姦臣四曰宦者四患之生則又有所從矣方鎮之患生于倚之過重而養至疆大四裔之患生于苟其爲用

而不復禁制姦臣之患生于聽任之惑宦者之患生于危難而賴其功其生雖異而其迹相表裏內有以召則外有以應惟其明君忠臣或禦于外以定內之勢或制于內以成外之功是以亂而復治危而復安及其內外之患并起共攻而上下無以制禦則天下崩解而不可支此唐亡之明驗也藩鎮諸帥分列四方大者千里少者數郡建幢授鉞犬牙錯峙沿邊皆置節度府范陽朔方兵至十萬威武相高暴戾相勝一旦窺伺國釁卷甲而前則中原丘墟天子播越亂根逆萌既無以制然後

加之王爵以安其意賜之金券許其自新姑息繼世幸于無事此倚之過重而養至彊大也肅宗之初志在恢復西戎嘗引軍赴難收復二京亦賴其力代宗時寇孽未殄又嘗率眾討逆既與之和親又待以柔禮西戎之性暴而無厭及大歷之際吐蕃侵掠屢至近輔卒犯京師此苟其爲用而不復禁制也明皇之于國忠林甫代宗之於王縉元載德宗之于趙贊盧杞此聽任之惑輔國元振始建寶應定策之議而宦官盛此危難而賴其功也國忠林甫既專政乃有寶之亂經載輔國元

振既用事乃有大歷之寇趙贄盧杞既擅命乃有奉天之危此內召而應也然天寶之亂則子儀光弼能靖大難再造王業而天下不遂壞大歷之寇則又爲子儀蕩平而中原不遂失奉天之危則渾瑊李晟竭其忠力以清妖祲而王室不遂亡此之謂禦于外以定內之勢德宗之季以延賞之怨罷李晟以延齡之謀廢陸贄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以兵授闞尹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可畏矣憲宗憤威令之不振勇於撥亂誅劉闢執李錡討王承宗而不疑一用裴度則淮西之孽掃去逆藩叛

將蓄銳喪氣而思效順穆宗之時崔植杜元穎不知兵朱克融之亂復棄河朔元稹與魏弘簡交害國政至于文宗則守澄有勲宗閔爲相甘露之收京師喋血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又可畏矣武宗以雄謀勇斷抗舉國勢一用李德裕而誅陳行泰破回紇討劉稹皆有成績而寇孽不敢肆其暴此之謂制于內以成外之功僖昭之際主德既昏令孜復恭擅執威柄盧攜張濬輩爲之輔翼既有沙陀之侵暴又有朱溫之吞噬則天下之勢固去矣嗚呼唐三百年而治亂循環如此爲萬世之策

者安得不遠監而深慮哉

五代論

甚矣天下治亂之不常而爲君之難也其始也未嘗不欲爲千萬世大定之策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則喪亂之勢如洪河之去其隄防奔衝決溢散漫四遠流至百年然後其患稍稍止息方其安流而未潰也可不深窮其源而預慮他日之害乎周之衰自昭王而下諸侯之勢日益盛強齊晉秦楚有國千里以兵相攻以地相制大吞小滅二百餘年然後併而爲六國又一而爲秦

秦不能守纔二世而遷爲漢天下至漢而始服晉之衰自惠帝以來四裔之勢日益熾烈劉聰石勒王宰之多故裂中原而處之擅王僭帝倡爲禍首四方巨盜如毛之多拔迹而起百餘年間天下分割而爲國十六又二百年而傳之者七代然後合于隋隋不能守未三十年而遷爲唐而天下始定唐之衰自穆宗而後方鎮之勢日益暴橫兵強地大盤結于外亂根逆本深不可拔百餘年間唐祚因之以亡唐雖亡而其遺毒餘烈存于天下奸雄藉之以盜神器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禪

底于喪亡壞敗之極聖人出而天下始安嗟夫此三亂者其源之從來甚長故其流之所適甚遠皆歷數世而後可以止息夫五代干戈之事固不足議惟以其去唐最近而于今不爲遠亦可撫其既往之迹而著爲監戒以杜萬世之患焉昔者唐之禍旣始于方鎮終于盜賊而遂爲梁之所乘自梁以來以亂濟亂其覆亡之端則與唐無異或以將帥之跋扈或以外裔之侵迫繼之以驕悍之兵滿于天下而不知所以制禦之道是故或變于外或潰于內而不復支矣國家蕩除根芽混一區宇

立成法制思與萬世爲利罷藩侯銷武力將帥之臣受成于內雖擁兵專閫而未嘗敢擅威福凡進退出處惟天子之命是從求其跋扈之狀固無有也然而外侮驕兵之勢則志士仁人竊以之爲憂焉以後唐之亡驗之則悍兵可不爲之防耶以石晉之亂推之則邊圉可不爲之備耶失慮于一日者召患于百世矣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書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夫詩書之所戒必稽稱衰晚假譬近事至于賈山獻書漢帝而又借以爲喻其言最號明切然則條季末之迹爲

至盛之規豈非聖賢之心歟此鯁生所以畢其說于五代也

淨德集卷十六

淨德集卷十七

宋

呂

陶

撰

論

發蒙論

聖人之作易也探天地萬物始終之變而歸之於人事也歸之於人事者蓋示人以進退用舍吉凶得失利害安危之端俾夫深思而遠慮詳慎而善應擬而後言議而後動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六十四卦之相受以用相濟循環適變而無窮已一卦之設各言一時之事而立



其宗主以成天下之務六爻之別各象一人之爲而著其善否以示趨避之宜是以從之則爲亨爲利爲吉逆之則爲悔爲吝爲凶此乃易之體要而爻之爲大戒也蒙之爲卦繼於剛柔始交之後言萬物始生而蒙穉也物之始生而蒙穉而無有以發之者則性命將安歸乎故履蒙之世陰必求陽闇必求明而庶乎發之焉爾然則求之與發之者抑亦有道耶曰求之者貴其誠發之者貴其始求之而不以誠則巧僞之端萌而不足以告也發之而不以始則愚昧之漸長而雖告之不論也初

六者以陰柔之質履一卦之初比附於陽近而相得所謂以誠而求發於始者也可以享初筮之告而無再三之瀆矣夫蒙之求發而發之得其道則善惡之變萬事之理可以煥然坐照而不迷於曲直是非之分爲衆人之所信聽也孰謂獄訟之難而不可決乎故曰利用刑人用脫桎梏雖桎梏之刑亦能斷而脫矣夫刑之施於治道蓋民惟於惡而後用之豈君子之所樂者歟或者以聰明辨察之資而專之於斷獄則非君子之用心也非忠厚以謀治道者也非待民以善者也是故蒙之用

刑止於正法而已不可以長刑也法正則分義自明於天下刑不可長則治以教化爲本且一卦之象一爻之作而人事之取舍如此易可謂深矣

典獄監伯夷論

至哉古之聖人待天下之民而制其治也其仁且厚矣其知本矣爲之禮所以致中而納善也爲之刑所以防過而懲惡也大分別而莫不中焉百志定而莫不善焉則禮之教行矣旣中焉無過可防也旣善焉無惡可懲也則刑之權去矣然而其說曰刑期于無刑又曰以殺

止殺則刑者果可與禮並驅爭騫而適於治哉曰不然夫禮者止邪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暴於已然之後且將然之邪有禮以止之則已然之暴不待禁禦而自息矣是刑之權寓於禮而歸於治也聖人者樂民之蹈於禮而憂民之蹈於刑以爲禮者本也刑者末也二者之施設率有先後緩急夫豈非仁厚以待吾民而知本者歟昔舜之命九官在伯夷則曰汝作秩宗典朕三禮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臯陶則曰蠻夷猾夏寇賊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欽哉惟刑之恤哉臯陶亦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則命官任人而措之刑禮也皆適其宜矣以舜之聖臯陶之賢而猶兢兢懼於刑罰勤勞於告戒以爲可失不經不可殺不辜則後之求平允於刑罰者舍臯陶其誰準繩乎迨夫周道中衰生民多僻穆王嗟風俗之陵替而懷古治之不可及也於是裁量揆叙以應世變訓暢夏典參用輕法至於戒飭臣庶則曰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典禮而臯陶主刑堯舜之事可見也欲刑之平乎莫若臯

陶之職之善也然而曰司政典獄監於伯夷者穆王之待天下所謂仁厚知本者也其有意乎成康之無刑也彼四十餘年囹圄空虛措而不用者豈特傷肌膚之效歟禮樂之隆教化之實也吾將遠取夏法以濟周治亦庶乎哀矜元元而進之以禮義也彼伯夷者以禮齊民者也禮達而分定則是非不以獄訟而自辨廉讓不以刑罰而自勸與其免而無恥孰若有恥且格之美歟舍伯夷將誰監乎嗟夫後之人知刑之可以助治而不知無刑之所以治毅然持三尺之律以較輕重而欲求勝

於斯民者將告以是說宜少愧矣

聖人制富貴論

天之生斯人而謂之靈於萬物者蓋以有五性之動七情之役利欲之端潛伏於中而莫知其已也然則何以稱其欲保其生而全其性命哉有聖人者出深思遠慮而爲之計有所以養之而又有所以節之使之得其養則足而不屈使之得其節則羣而不亂統而言之謂之禮散而言之謂之分貧者安于上賤者適於下尊者務於隆卑者從於殺而不敢以毫釐秒忽之私汨於其間

自天下國家之六至於閭巷閭門之微持而守之履而用之晏然日以大治而不知所以然者皆聖人之功也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貧不至於約富不足以驕貴不慊於上三復斯言其知禮之本然乎夫人之情貧則患於約而爭奪之慮起吾有以給之富則失於驕而奢侈之患生吾有以止之貴則有慊於上而以爲不足吾有以充之使之各適其分而中於禮又誰憾焉以三代之制言之則周爲最詳周之制天子之田千里而諸侯之封有百里者庶民之家止於百畝則免於饑寒之

患天子之居九里而諸侯之城五雉庶人之受田者廬舍二畝有半而無風雨之虞天子之服以日月山龍爲飾而卑者至於無旒之冕一章之服天子之食十有二鼎而賤者五十而後食肉此豈非聖人所以制之之義耶夫然故祿之天下而不爲多養之以抱關擊柝而不爲寡知其分義之當不可以相雜也荀卿子著書力言治道至於分義之際未嘗不丁寧焉其說曰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又曰分者義之別又曰禮者法之大分與戴記之說皆相表裏而深明夫聖人制禮之本意歟

聖王務行禮論

聖賢之所謂治道者蓋有本末先後之異焉本在於此末在於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詳其在我者而先之畧其在彼者而後焉則人將以我爲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威彊者凌弱衆者暴寡不仁以取勝於仁不義而求先于義舉天下之廣而紛紛于目前也責以本末先後之論而能自治者蓋亦鮮矣幸而有賢人君子以我爲之先而以人爲之後啟導其君而使之爲君子者亦可貴矣楚之敵晉也久矣韓起叔向聘之楚

子欲恥二人者而求爲得志焉故遠啟疆諫之曰聖王  
務行禮不求恥人夫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  
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  
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是悟其言之是爲之加禮於二  
子而晉楚之好遂因以隆睦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以啟疆之一言而救楚子之失敦二國之好利亦博矣  
不然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邦內而莫之休息此遠啟  
疆之賢能使其君之爲君子而可貴也敢又從而廣之  
以續左氏之意焉夫中外之分春秋所爲致嚴也世之  
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爲周之大國禮義  
之出也而曹伯來朝於魯則惡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  
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嗟夫齊中國也一失而  
經貶其非楚南蠻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遠啟疆有以  
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進蠻荆而同於中  
國之例說者有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爲  
妄也夫爲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  
矣以遠啟疆之言監之可也

君子思禮義論

人倫之大別有二而已曰善也曰惡也善則謂之君子惡則謂之小人爲君子則天下莫不貴之爲小人則天下莫不賤之此無他出於善惡而異也世之人有能知君子之可貴而小人之可賤則安忍不去彼而取此哉去彼而取此者不爲小人之爲而爲君子之爲焉耳衆人不仁而我獨行仁衆人非義而我獨履義衆人邪而我守者正衆人貪而我存者廉此其所以取貴于天下而謂之君子也聖人之所謂名教者蓋以維持人倫而通行于天下傳于千萬世不可得而輒易其大畧亦不

過貴君子賤小人而已貴君子則勸之賤小人則懲之勸之者彼無過矣吾猶勤拳而告之不欲其復有過也則人將磨厲而求全焉懲之者彼有過矣吾更著明而責之不使雜於無過也則人安得不畏罪而驚懼耶春秋者懲惡勸善之大法以至公爲心而深明夫君子小人之分如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炳然而不可欺也故其所以賤小人而貴君子者仲尼之經左氏之傳相表裏而爲之說皆造夫名教之極矣昔者齊豹爲大夫殺衛侯之兄以求其不畏彊禦之名而春秋書之

曰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竊地來奔而春秋不沒其名且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不誅之則攻難之士將實力而不已此豹之名所以求而不得也彼竊邑叛君以求容於他國而不罪之則貪冒之人將奔走之不暇此三叛之名所以蓋而益彰也一以求而不得一以欲蓋而彰則小人之惡豈有毫釐不獲罪于名教者哉左氏從而爲之說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夫禮義者修性誠身而完夫道德之具也履而行宜而動雖欲有過

不可得也夫能無過而不獲罪於名教此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而可貴矣仲尼以小人之可賤而書於經所以懲惡也左氏以君子之可貴而發于傳所以勸善也非皆造乎名教之極乎

教以防其失論

天之生斯人皆可以爲善也而有不善者蓋中性之動逐物于外而心術喪于內不知所以揉治防制之道故也夫揉治防制之道聖人所以成人之性而復之于中和也昔舜之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而告之曰直而溫寬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釋者曰正直而溫和寬洪而  
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善乎舜之所  
以命夔之所以教安國之論其義凡養心治性之說具  
于此矣夫惻隱之心而謂之仁人皆有也仁之失則狗  
愛而少斷羞惡之心而謂之義人皆有也義之失則多  
忍而寡恩辭讓之心而謂之禮人皆有也禮之失則巽  
懦而無立是非之心而謂之智人皆有也智之失則樂  
勤而好詐誠慤之心而謂之信人皆有也信之失則拘  
隘而懵理由是推之則正直者必失之嚴嚴則不溫寬

洪者必失之慢慢則不栗好剛者必失之虐務簡者必  
失之傲此人性之大蔽發而不中其節也宜有以揉治  
防制之而復于中和矣聖人嗟天理之易滅而謂人欲  
之可禦也于是因樂以成人之性而著之教焉蓋樂者  
生于人心之和而發于聲文金石可以養人善心而復  
于中和也夫生于人心之和而用之爲教以養其善心  
而復于中和則其感必速其藏必深是以正聲一發順  
氣旁應惇悼邪僻之態不奪于外恬愉粹靜之本油然  
有得于內矣吾見其直而溫柔寬而莊栗剛簡而不爲

虐傲也故曰廟焉而君臣上下聽之則莫不和敬鄉焉而族黨閭里聽之則莫不和順家焉而父子兄弟聽之則莫不和親者樂以教之防其失之謂也況以舜之韶夔之職而國之子弟烏有不率其性以歸于中和者歟二典而下其教存于經者則周官以中和祇庸孝友之德教國子其道一本于樂抑可見虞舜周公之心一也有性可以爲德論

天之生斯人均是一氣也而人之有生何其紛紛而不一乎或聰明睿智而爲聖或修慎飭勵而爲賢或頑冒庸妄而爲愚是三者自孔子子思孟軻荀卿揚雄韓愈皆爲之說學者嘗聞之矣孔子以爲性相近習相遠也子思以爲天命者性率性者道性自誠而明教自明而誠也孟軻以爲性之無不善如水之無不下人性善也荀卿以爲待禮義然後治待師法然後正人性惡也其僞也揚雄以爲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性混善惡也韓愈以爲上者就學而愈明下者畏威而寡罪中人介上下之間也性之爲性者一而說之如此則學者將誰適從乎舍孔子子思孟軻之論亦莫之從矣

所謂性之相近而習之相遠命之爲性而率之爲道者  
是性之可爲善也性之可以爲善信乎如水之無不下  
矣非孔子子思孟軻之論將誰從耶昔之時有以博士  
之學而言及於性索求其端而合於孔子子思孟軻之  
論者可取以爲性之說也抑之詩有曰桂棹柔木言緝  
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康成釋之以爲桑木可弦爲  
弓言人內有其性可以爲德此豈非善言性者耶方其  
稟之於冲和愷之于至靜寂然而未動也則賢之性亦  
近於聖之性愚之性亦近於賢之性及夫天理一動七

情相交則遂以岐分而派別矣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或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或不勉不思而無中無得故謂  
之遠也惻隱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仁羞惡之心  
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義辭讓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  
以爲禮是非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智安有性之  
不可爲德哉自非聖人必修之而後能也康成之言誠  
有合於孔孟矣

設法以待有功論

古之聖人以一姓之尊而立乎四海之上力至寡矣而

爲之用者衆勢至危矣而與之守者安子孫綿綿傳祚  
享國爲世數十歷年數百天下可以漸壞而不可速亡  
者其慮深圖遠之意豈不詳且密乎其創制立法之要  
豈不廣且大乎要其歸蓋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  
共享之爾此封建之事所以起也書之所述禮之所載  
始終之際可得而言焉虞舜之致治也肇十有二州置  
十有二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夏禹之成功也斥大九  
州弼成五服中國之界至于五千其聲教之所及者抑  
亦遠矣歷夏之衰涉商之季而九州之境土固已隘於

前古是以武王之初推列五等之爵尙循商制之舊分  
土惟三蓋以九州之地尚狹而不足以容之故也洎乎  
成王周公旣致太平廣大土壤制爲禮法以成先王之  
意設五等之封爵制之高下而阻其疆理之廣狹是故  
公之地以五百里侯之地以四百里伯之地以三百里  
子之地以二百里男之地以百里以七千里之廣而王  
畿據有其一則八州之大可以封者其多少之數不可  
得而知耶故職方氏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公五百里則  
四公侯四百里則六侯伯三百里則十一伯子二百里

則二十五子男百里則百男鄭氏釋之以爲則者法也設法以待有功蓋地以開方爲說而知之且明成王周公所以封建之意也夫周盛時天下之地必如此之廣也天下之諸侯亦必如此之多也天下之地旣如此之廣而吾不以爲有餘故用之以封天下之諸侯雖諸侯如此之多而吾以爲不足故設法以待有功而封建之地廣而不以爲有餘諸侯多而以爲不足則其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意可見矣是故盛則周召相其治以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之共守數世歷

年而終過其歷豈非慮深圖遠旣詳且密而創制立法廣大之效歟

### 大賢擬聖論

聖賢之心一也其道亦一也其窮達出處亦一也而天下國家之治亂生民之幸不幸繫焉聖人之心欲有爲也以康世也大賢之心亦然也聖人之道欲巨用以澤物也大賢之道亦然也苟不爲不用則卷而藏之以利於千萬世之後此聖賢之不得已也天下國家之未治也生民之不幸也然則六經之作非仲尼之本意矣七篇

之言非孟軻之始心矣仲尼之意復衰周之治於二帝而已也孟軻之心躋戰國之政於三代而已也然二者率不爲不用而徒能載之於六經發之於七篇則吾道之窮甚矣後之釋孟子者又能推明其始終之迹而言之以爲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詩定書繫易象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然後論著其書蓋大賢擬聖而作焉是故衛靈公問陳則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則對以仁義桓魋之厄則謂之莫如予德臧倉之譖則謂之不遇者天此其爲心爲道之相擬如符

節之相合壘篋之相應而無一毫之戾矣此趙氏之言當也敢從而又廣之以顯聖賢之功焉昔者洪水之懷襄民多死於墊溺則禹決九川陂九澤而天下平飛廉惡來之害及於中國則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賞罰失柄而王道不存則孔子修春秋而臣子知懼此前聖後聖之爲雖世之相去甚遠而成功則一皆務以康世而澤民也戰國之衰楊墨放蕩君父之義將絕而禍亂之流浸以淫及於後世非有禹周公孔子之心安能禦哉故孟子之好辯者所以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說

而承於三聖也韓愈氏深明其功謂之不在禹下信哉  
擬聖之作抑可見於斯矣

崇所尚則美不虧論

爲上而尊居下而卑履貴而隆處賤而殺者事之常也  
天下固有之矣宜伸而屈宜屈而伸可重而輕可輕而  
重者事之不常也天下亦有之矣此二者嘗質之於君  
臣之際其始若異而終則同蓋歸于義而已也今夫萬  
乘之崇九重之盛被袞南面人皆俯伏稽首而願爲之  
臣是其尊不可卑也其貴不可賤也其伸不可屈也其

重不可輕也草茅之微市井之陋退處窮閭而甘心藜  
藿者其下不足尊也其賤不足隆也其屈不足伸也其  
輕不足重也然而人君嘗有降心損己以致禮于巖谷  
之士而不以爲愧恥者何也蓋有求于下而爲之人臣  
嘗有篤守深信以全其志不見誦于世主而不以爲悖  
慢者何也蓋無求于上而爲之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  
而忘勢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趙氏從而釋之  
曰好善忘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人之勢富貴不  
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斯極致之論矣夫聖

人之所以營治天下者以道德才智爲之用也而彼有取焉則雖致禮而不爲愧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文王之于呂尚可謂好善而忘勢者矣夫衆人之所以取適其欲者惟爵祿寵利爲之勸也而我無取焉則雖自守而不爲悖慢夷齊之于周武四皓之于秦皇巖陵之于漢光可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者矣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芟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之設抑亦配于斯也要其歸則上爲好賢之君而下不失爲守節之士于義何損焉

士惟義之所在論

天下之事有是與非其始不同而其終則一者固未可以一槩而言也六國疆秦之際以兵相尚以地相勝朝合而爲從暮離而爲衡當時之士大率揣知時變求順人情持巧詐權利之術以富國足兵之計開說諸侯而欲爲之用當時之君亦皆樂聞其策而冀有以取異于敵人于是信而用之然其君臣之間始終之變亦可怪矣其始也同心合慮委之以兵授之以國而不疑其終也釁起驕開談笑熟視付之以死而亦忍豈非下之事



上也以權詐爲之始而上之待下也以權詐爲之終乎  
商鞅之事秦也變法度以壹民心督耕戰以完武備凡  
所以并吞六國者皆商鞅爲之及其功成事定而鞅以  
戮死吳起之事楚也以峭刻少恩爲務雖王之貴戚悉  
繩以法凡所以齊治于楚者皆起爲之及其政行衆畏  
而起以被誅文種之事越也分兵民之職以豫計先備  
陳安危之端以諫切謀凡所以求滅于吳者皆種爲  
之及其敵破國安而種乃賜劍然則三子之死皆出于  
不幸焉原其所以死之之心則各盡其分而已矣洎乎

蔡澤之說應侯而欲奪其位也乃舉三子之事以窮之  
是以應侯皆許其死而謂之義之至忠之節又從而言  
曰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  
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意者欲明已之事秦雖蹈  
危亡禍敗之機而亦莫之顧將惟義之是守而死之也  
夫義者合于天下之宜而已宜而死之義也今夫說人  
之君謀人之國而惟變詐權利是務及功成而身戮亦  
不足怪矣故三子之死未可以言義也以一辯口之蔡  
澤而應侯捐相君之位以與之則以身繫安危而擇夫

去就之義抑亦虧矣

淨德集卷十七

淨德集卷十八

宋

呂

陶

撰

論

文武舉大略論

古之人制為君臣之分者不獨全人主之尊而已勢必相須義必相濟所以經綸天下國家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故比以元首股肱耳目腹心之象明其同心合體而成功立事此萬世不易之道矣然而天下治亂不常苟值創始造端之勢則其君臣之際為力難易又可

知矣非夫上之任下者得其道下之事上者盡其能則天下之務孰能應之哉隳乎高祖之經營羣臣之際會也可謂上任之得其道下事之盡其能也方秦之衰天下惴惴困於暴刻之餘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是故以布衣之資一劔之任始終五載遂成帝業鼎祚之安傳至二百餘年而始危者豈獨高祖之材能所致哉蓋亦一時之賢傑有以後先左右而勲業始完也班固之論曰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制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盡之矣夫庶事草創而天下之

法度不立則何以維持民心哉此蕭曹之文必任而寬厚清靜所以率下也四方多難而天下之勢易動則何以保于全安哉此良平之智必用而出奇決勝所以中于機會也干慮則智有時而窮此酈陸之辯所以必騁而開說于後也連衽而起被袞南嚮而接之則人未之服此叔孫通之儀所以必制而示朝廷之禮也此四者皆聖人所以經營天下而守之之先務而高帝能之則大略以舉大功以成乃其驗也議者以爲知人善任使而史臣亦言其規模宏遠信不妄矣

張馮近王道論

聖人之所謂至公者情無所徇而已故朝廷之事君子有以一言而正之者蓋體于至公也體聖人之公出君子之言而朝廷之事得其正推此心加于天下乃至治之道矣求之于古人而見于張季馮公矣質之以六經之義而合于洪範之皇極矣夫洪範之皇極蓋統九疇之中而立爲之法以爲人君大用中道以範四海不可過之而不可不及也故其說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且天下之治莫尚王道而王道

之說惟戒于黨偏則王道豈有他乎一本于至公而已也以至公爲言而適于正則君子何慊于王道哉犯蹕之罪文帝欲誅之釋之請以贖論爲之言曰法者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則民無所錯旣而獲從其請文帝引李齊之事思得良將馮唐爲之言曰雖有頗牧亦不能用以發上意而辨魏尚之非罪帝悟其說復以尙守雲中夫釋之非私于犯蹕也蓋能執法持平而不奪于人君之勢也馮唐非私于魏尚也蓋惜有功見廢而明于任將之術也以釋之守法之心措諸天下

則獄訟有不平乎以馮唐論將之心措諸天下則賞罰有不當乎永之王道誠近之矣此太史公所以深嘉而屢歎也後之議者謂天子之吏猶不可失平而天子之身安可以失則釋之之言未探本矣文帝能信亞夫之能軍何至不用頗收則馮唐之論爲有激矣豈有責備賢者之意哉然歷觀漢之名臣言切于事而會合經訓如二者鮮矣書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其張馮之謂歟

賈山與路溫舒同傳論

自春秋之法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而褒貶重輕之義進退是非之訓卒不可得而復見耶其大權大法幽深隱奧則不可得而見矣其祖述聖人之緒餘而立爲一家之學裁成義例以示後世庶幾得其髣髴者猶可見焉遷固之史是也馬遷始改編年之舊而爲紀傳之書以帝王繼統而謂之紀以公侯傳國而謂之世家以卿大夫列位而謂之傳而善惡褒貶之意寓于其中其爲功亦勤矣至班固則又繼其法而成一代之史夫二百年間天下國家君臣事物之變可謂廣且多矣以八十萬

字之文可勝載耶向非裁之以義例則錯亂糅雜而莫能究其體要知其統類烏足以稱爲良史哉故紀言其略而傳載其詳而傳之先後抑有義焉以功之大小而次之則韓彭之後當繼之以衛霍也以人之賢愚而次之則蕭曹之後當繼之以丙魏也而世之遠近殊不接矣亦非記事之體也故傳之所次服虔謂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賢愚惟以時之先後而顏師古亦曰又以事類相從夫時之先後相繼而事之義類相從則一時之本末衆人之是非舉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賈山之至言皆

借秦以爲喻路溫舒之抗疏則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亂亡以劇切世主而欲其除煩救弊豈非事類之一耶傳而同之不爲失矣不獨此而已也欲觀其變詐之迹則見於張耳陳餘欲觀其開陳治亂之道則見於徐樂嚴安欲觀禦邊之策則見於賈捐之嚴助欲觀撫民之要則見於龔遂召信臣凡爲此者皆類而從之之謂也師古之言槩舉一二以明之信乎固之稱良史也

湯周福祚如何論

甚矣天道之難言也六經之說有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儒者守之以爲定論而謂其可必也予攷以人事而實其福善禍淫之說則亦未必皆然蓋昔者司馬遷以爲伯夷叔齊以義諫周食薇而死顏回無遷怒貳過之失孔子美其好學而亦天喪盜跖杰行暴虐殺千人反以壽終天之報施善人信何如哉此史遷疑而未辨學者嘗惑矣至于班固評張湯杜周之子孫則又可疑焉固之言曰張湯杜

周並起文墨小吏列于酷吏皆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夫蕭何曹參之才張良陳平之智與高祖經營天下措之又安要其所以興利除害功濟斯民蓋亦深也韋賢貢禹之學匡衡薛宣之能其輔導時君有補于治蓋亦多也而其後子孫或數十年而世絕或一再傳而國除彼持法刻深者乃享祚悠長有至建武而後絕者豈報施之理不得而知之歟竊嘗思之顏子死孔子謂之不幸夫以德而天聖人

以爲不幸則德而壽者出于幸而已使天之禍福家至  
而人論之則審無可疑而聖人亦不以幸不幸爲之說  
而乃徧覆包含于九州之內外爲善于此者未必蒙祐  
于彼履惡于下者未必獲咎于上則難以一人之報施  
而言天矣以聖人幸不幸之說而求其福善禍淫之應  
則天與人兩不相廢而教存于中夫又何疑焉且于公  
之善聽其高門以俟顯豈幸哉丙吉之陰德則傳子而  
不侯蓋不幸矣湯周之福祚抑可明于斯也

教論

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不强人之所未能而使之自至則  
天下皆知爲善之易而不苦其難吾之教亦不勞而成  
也人之所能者素有于內也其所未能者擴于外而後  
得也施其素有于內者則用力固少矣而又擴之于外  
則何行而不健何求而不遂乎抉瞽者之目而授以離  
婁之任提聾者之耳而訓以師曠之技彼自知其資之  
不可爲也雖早夜諄諄語之安肯信其說而從哉御不  
失其步驟射不失其容止而告之曰久而不已則五節  
五善可以具焉其人必有激昂自進之心而無恐縮不



敢之意何則其資可爲而無所憚也及其久而不已則所謂五節五善者亦庶幾矣忠信廉孝者天下之人皆目之曰善行而欲行之也或告之曰如比干乃謂之忠如尾生乃謂之信如伯夷乃謂之廉如虞舜乃謂之孝則其心莫不畏其不可及而自惰焉倘告之曰不欺于人足以爲忠不食其言足以爲信不苟于得足以爲廉不悖其親足以爲孝則孰不欣然而願行之行之而不已安知其不盡夫所謂忠信廉孝之道哉古之聖人察夫人情而知其資之可爲而慮其心之畏其不可及是

故爲之教也不過其端不拂其欲充其所有致其所無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昔孔子之門人弟子皆賢明才哲可謂造乎道者然其問荅之語多切身近情而無高遠難知勤苦難行之事是故以敬養爲孝以言動視聽不涉非禮爲仁以敬鬼神而遠之爲智以先行其言而後從爲君子凡爲此說者欲人爲善之易也後世道喪而教衰人持異論而失其本統以告子之賢而猶有杞柳栝棗之喻謂仁義戕賊其性陳仲子許行之徒則又叛禮義之中立苟難之行以惑世噫斯言也斯行也

無乃窒天下之善心而爲仁義之禍歟故孟子之教皆先乎人之可爲者後乎人之畏其不可及者先乎可爲者蓋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也後乎畏其不可及者蓋不強人以所未能而使之自至也且其言曰四端猶四體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如是則有惻隱之心者可以爲仁仁之至則不止于惻隱也有羞惡之心者可以爲義義之至則不止于羞惡也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夫惟徐行後長者雞鳴而爲善皆衆人之所不憚

而其歸乃至于堯舜凡爲此說者所謂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也人之所未能者可以自至夫然後知孟子之深于教也

學論上

治天下有大分大分定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古之聖人立爲名教者蓋道德仁義之施設所以齊一生民而維持萬世與天地日月相爲始終而無窮已也天地之位有高卑日月之行有明晦此物理之大別也是故有貴則有賤有上則有下有長則有幼有大則有小有內則

有外有近則有遠有重則有輕有親則有疎有貧則有富  
有隆則有殺有衆則有寡有強則有弱有本則有末  
有先則有後有恩則有威有刑則有賞有善則有惡有  
是則有非有愛則有惡有剛則有柔有寬則有猛有用  
則有舍有行則有止有治則有亂有興則有廢有福則  
有禍有生則有殺有與則有取有屈則有伸有寵則有  
辱凡如此者蓋天下之理勢可以俱有而不偏立也爲  
父主于義爲母主于慈爲兄主于友爲弟主于恭爲君  
主于明爲臣主于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

亦不可一日忘也仁也者以愛而濟此者也義也者以  
宜而裁此者也禮也者以體而履此者也智也者以明  
而知此者也信也者以誠而任此者也堯以是首二帝  
之德舜以是致無爲之功禹湯文武以是隆三代之治  
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以是輔導其主綏靖其民揭而爲  
法度如日星之明不可得而差也施而爲教化如江海  
之流不可得而竭也是故傳世數十歷年累百雖其子  
孫僅可承而守之猶足以保天下何則大分定故也名  
教存故也詩者咏歌此以美刺于上也書者謀議此以

號令于下也春秋者嚴其體使民畏此而不敢犯也易者神其用使民由此而不得知也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千古之上聖人不取其不言不取者非不知也爲其不足以明大分著名教也甚矣學者之蔽且惑也舍乎邇而諸遠也違乎明而諸也指有以言無也借虛而論實也三光五曜燦然目前曾莫之見及其蒙冥邃黑則熟視四方而欲辨合散之寧非欺吾哉四通八達坦然易履則莫之行而乃冒險阻涉危隘或奔崖谷或穿林莽終日踽踽求以適夫大道蓋亦迂矣胡不以

名教大分爲之宗主耶彼名教大分者蓋與天地日月相始終而無窮已也誰能廢之名教大分廢則三才壞滅生民不爲禽獸者幾希矣學者之力旣不能毀天地日月又烏能廢名教絕大分哉徒見其嘒嘒于天下而滋聾瞽之惑也且天下之事有可以力奪者有不可奪以力者有可以勢驅者有不可驅以勢者有可以法齊者有不可齊以法者凡出于迹者上之人可奪以力也可驅以勢也可齊以法也凡藏于心者雖其力與勢可以死生禍福于人而不可奪我之有驅我之從況能以

法齊我哉是故君子可蹈白刃而不離中庸也忠臣可  
趣鼎鑊而不可忘大節也昔者道之不幸無如暴秦焚  
燒詩書坑殺學士挾書抵禁偶語葉市其勢與力固足  
以勝天下矣其爲法以破毀聖人之道亦已至矣道果  
從而喪乎及漢之興六經百氏之書翕然雜出徧滿天  
下老生碩學接武于朝文章法度一日振起議者謂其  
與三代同風然則秦之法固不能繩學者亦甚明矣道  
不可喪教不可廢故也由是而言則天下之學安可齊  
之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

學論下

天下之學而可齊以法固無有也學之興廢繫乎時之  
好惡則有焉昔者春秋爲經一而傳者三師徒異論父  
子異說世主惑于其間天下從而取舍是以武帝好公  
羊則穀梁廢宣帝置穀梁則公羊亦詘左氏之書乃不  
爲世用及劉歆鄭衆賈逵陳元輩辨析是非折以中道  
然後三家之學並行于漢而傳習至今不絕方其舍而  
不用與其取而立之特一時之好惡耳未能破碎大道  
敗壞風化也今則不然六經之舊說先儒之所講解多

士之所宗師朝廷之所崇信凡立于學官者一切擯棄以爲無取而乃獨伸一己之私見力毀萬世之公議一夫倡于前百夫和于後百夫倡于前萬夫隨而和之雖亦出于世俗之好惡耳而于大道有破碎于風化有壞敗此君子之所深憂也夫易者生于數而成于變化聖人所以盡三才之理也其吉凶禍福進退得失之塗其安危治亂否泰消長之勢其隱則造于幾微之先其顯則立于神用之表烏可以七八九六之數言哉是故劉牧以數解不若輔嗣以用說也詩者出于情性因人之

善惡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風雨雲雷霜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觸或意之所寓苟可藉之以爲言而諭人者莫不備有方其爲言也何暇攷合于名數制度而後言哉是故康成以禮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然則易以數解詩以禮求猶不能知其旨而況以字說乎字之大小莫過六書引而伸之觸類以長而天下之字盡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義則至於數字數字不足則至於百十又不足則至於千萬句字者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義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

義哉且字有體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順言坤以  
止言艮以動言震以入言巽以麗言離以險言坎以說  
言兌則可也凡可以一字之義測皆其體也何從而爲  
乾何省而爲坤則一卦之用六位之變固未之盡況乎  
造化之餘蘊神明之妙用而欲釋以一字是猶以尋丈  
之竿而測滄海也成功告神謂之頌立政垂法謂之雅  
繫其國俗謂之風指物明事謂之比取譬申義謂之興  
兼總辭體之用丁寧反復務盡其情而不厭一篇之中  
屢致意焉謂之賦故桑柔之作凡十六章閟宮之一章

凡三十八句如此者安可以一字爲解乎昔人說堯典  
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班固以爲癖儒之患蓋破碎大  
道學者深蔽今乃區區求攷于點畫從省之間則破碎  
又甚于曰若稽古之說也且上所好惡風化治亂由乎  
此出昔晉之公卿徇其宗尚終日馳騁于冲寂虛曠之  
域若乘輕舟以適江湖泛泛然自得而忘歸其于天下  
國家之實不一語及焉其視生民益亦爾我而已故姦  
雄伺隙而起則無術以救終之覆亡壞滅流禍數世迹  
其由來蓋王衍王導輩爲罪之倡今之解經者不以莊

則以列不以佛則以老浩乎其無涯冥乎其無心指鬼神之情狀以言乎分義推有無之體用以及乎政教三綱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倫之所恃以安一切置而不議頃日持久則安危治亂之任其誰尸之西晉之風將復見矣此君子所以深憂而不能已也安得循理知變之士與之言學哉

淨德集卷十八



